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九回 討鏢銀蘇州逢於恒 請南俠廟中遇仇人

上回說到頭次杭州播三結一掌仇，童海川掌震法禪。不想又生事端。張雄保鏢過太湖，有人劫鏢車，韓大壽可能喝多了酒，要拿金龍鏢局開開心。

袁德亮從中一拉勸道：「老五，別胡來，黃燦也是個朋友，年裡節裡都有禮到，再說咱們到杭州去玩兒，什麼時候人家都盛情招待，鏢車又沒非禮之處，別惹是非」，韓大壽反而沒事找事：「弄倆錢兒花。劫他們。」噲亮亮鑼聲一起，小頭目一個箭步躡出來，手裡鋼刀一橫。「呔！不服王法不怕天，終朝每日在湖邊，天子從此過，留下買路錢，華光爺爺從此過，也要留下一塊打金磚。牙崩半個說不字，鋼刀一舉項上餐。」袁德亮、韓大壽帶著兵把路擋住了。鏢車周圍的伙計，槍去槍帽兒，刀出刀鞘兒，臉衝外一護鏢車，把式舉鞭子在裡手一蹲。張二陪劉先生往旁邊一站，手拉韁繩，張雄甩鐙下馬，按著刀把來到前邊。他一抱拳說：「朋友們辛苦了，在下落地燕子張雄。眾位寨主與敝教師黃燦都是朋友，請問在下保鏢路過貴寶寨有越軌之行嗎？」

韓大壽一提蠟桿槍：「娃娃，什麼叫越軌之行？五大太爺看你個不順眼，要劫倆錢兒花，把鏢車留下，不然要你的小命兒！」張雄濃眉一立，拉刀說道，「告訴你，禮尚往來，小太爺沒事不惹事，有事不怕事，過來動手。」韓大壽一撇嘴：「好小子，你還敢叫橫兒！」噲的一下就跳過來，陰陽把一擰，噲噲噲一頓槍，奔心就紮。張雄滑步一閃，刀走纏頭裏腦，斜肩帶背就砍。兩個人動手打起來，張雄還是個孩子，他還沒有一點經驗，韓大壽是一家山王寨主，能耐也強的多。也就幾個回合，張雄用刀一砍他，韓大壽閃身一躲，裏手一槍，正紮在張雄的左肩頭。雖說不重，血刷的一下流出來了。小伙子臉一發白，帶著鏢師伙計上馬就跑，韓大壽一陣狂笑：「哈哈，小小年紀，也敢輕捋虎鬚，把鏢車押走。」把式趕車進囊林莊，上了大船，回山了。

長順魁劉先生也嚇壞了，回到杭州，正趕上海川掌震法禪，從播台上剛回來。劉先生稟報二位掌櫃的，兩個人立刻來到金龍鏢局。黃燦從北高峰剛到家，張雄把事情都說了，真是福無雙降，禍不單行，黃燦看了看張雄的傷勢，已然敷了藥倒是不重，這件事也不怨自己的孩子，安慰幾句叫他去休息。

這時候，長順魁掌櫃的就來了，黃燦陪著進了櫃房。三個人坐下。掌櫃的道：「黃掌櫃，咱們可得說說。我們是相信你，才請你給保鏢的，丟了銀子你們是要賠償的。」黃燦是個講理的人：「由於現在太忙，請兩位先回去吧，等我杭州播台的事情一完，再去太湖。二位放心，兩萬銀子我還賠得起，只是我現在沒工夫。」掌櫃的一聽很不樂意：「黃掌櫃這話不對呀，您的事情辦完了，可我們的買賣還做不做啦？鏢銀是有限期的。」雙方爭執不下，老俠進來。黃燦容教師進來，這才把丟去鏢銀之事詳細談了。老俠聽完，衝著老客一抱拳：「兩位先回去，我立刻派黃燦前去要鏢。」這二位只好走啦。

老俠叫著黃燦來到後院大庭，徐源、邵甫哥倆也跟著過來，問：「師父有事吧？」「你們倆跟著你師弟黃燦去太湖要鏢去。」說完二人帶兵刃包袱，跟黃燦到櫃房取了路費就奔蘇州去了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不幾日來到蘇州，找個飯館吃了點東西，三個人就從囊林莊穿過去，來到湖邊，有不少的船隻，也有不少人。黃燦過來一抱拳道：「在下杭州金龍鏢局鏢長黃燦，隨著師兄們拜見你家孟大寨主，煩勞通稟。」「噢，黃鏢主請進湖吧。」說著一隻小船划過來，三人上了船，直奔西洞庭鍾山獅子寨，快到船塢碼頭，有水寨主劉成、劉順迎接。下船之後，恭請上山，來到大寨以內，五位寨主站起來迎接，分賓主落坐，孟恩這才問道：「黃鏢主前來做甚？」黃燦一抱拳：「大寨主，敝鏢局因和本鎮飛龍鏢局鬧了一點事，因此局內之人大部都不能出來，才遣小徒護鏢去濟南，小徒張雄未出師門，鏢行規矩全然不懂，未免有失禮之處，聞寨主將鏢銀留下。因此特地前來拜山請鏢。」孟恩微然一笑：「黃鏢主，劫鏢是我兄弟們所為，只是不應耀武揚威，因此以示警告，才將鏢銀留下，請問，你們三位拜山請鏢，是出於本意麼？」

「當然不願傷我們兩造和氣，確是一片誠心。」孟少伯一陣冷笑：「哼！既然如此，他們為何手提兵刃？」黃燦一看，哎，臉色都變了，道：「眾位寨主，我這兩個師兄，不做鏢行生意，對綠林規矩並不知詳。他們都是我恩師聖手崑崙鎮東俠的人室弟子，此番奉師命隨我到貴寶山，賴我黃燦一時大意，與我兩個師兄無關。」原來拜山請鏢，不能帶兵刃，必須徒手而來，這是規矩。黃燦一大意，心裡後悔得不得了！袁德亮站起身來：「黃燦，人敬人鳥投林，你們帶兵刃拜山，豈有誠意？分明強行要鏢，還敢抬出你師父侯振遠來，我弟兄佔據太湖多年，不知道什麼猴振遠、羊振遠的！要怕我們還不乾這個哪，你也打聽打聽鐵善寺的門徒怕過誰？」徐源、邵甫真急了。各自把兵刃雙手一分：「山賊好大膽，無故劫鏢，還敢強詞奪理！少俠客爺就是要鏢來的。」

黃燦伸手攔：「師兄，這可不行，您趕快的收起兵刃。」黃燦絕不怕死，也不怕事，他只怕給師父惹禍。他一攔，卻把邵甫的牛脾氣給挑起來了：「黃燦你滾開，這些賊寇，當著我弟兄辱罵教師，你都無動於衷，這是你的孝順嗎？山賊出來。」哥倆都躡出大廳，來到院中。五家寨主，各自抄兵刃，一個個的都飛身出來。金頭獅子孟少伯一抖鑲鐵虎尾三節棍：「無知的東西敢辱罵我弟兄，哪個不怕死，過來！」邵甫一分雙鏢，墊步擰腰，來到近前，雙鏢走「流星趕月」，蓋頂就劈。孟少伯上左步，掄起前節，嘩嘩一響，「當」，把雙鏢打掉，抬手一棍打在邵甫後腰上，一合未完，邵甫就輸了。徐源一看，急了，趕忙飛身過來，「仙人解帶」，攔腰就打。孟恩藏頭一躲，三節棍一掃，徐源雙足點地往起一蹦，沒想到孟恩一帶棍，「猛虎尋食」又回來了，正是徐源的小腿肚子上，徐源應聲而倒。韓大壽又把徐源捆好，兩個人一招，往邵甫旁邊一站，孟恩用三節棍一指黃燦道：「你怎麼樣？」黃燦一陣大笑：「孟恩，姓黃的不能破壞綠林規矩，並不是我姓黃的怕你，來吧！你給黃某人來個痛快的。」說著雙手一背，兵刃過來把黃燦捆好。有這麼一句話：英雄出在嘴上，好馬出在腿上。徐源、邵甫都不敵人家，黃燦絕對敵不住，再說自己也沒拿兵刃。徐源、邵甫輸了沒關係，黃燦是開鏢局的，要輸了以後還怎麼乾哪？所以他不能動手，可黃燦明知不敵，嘴裡可不能那麼說。那麼徐源、邵甫怎麼顯得這麼無能？這倒不是，真論本領孟少伯也比他們強得多，何況徐源、邵甫都生著氣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嘍兵往裡跑，來到孟恩的面前：「報告大寨主，囊林莊現有聖手崑崙鎮東俠侯老俠客，還有他的好友童林童海川前來拜山。」孟恩心說來得好快呀！「劉成劉順兩位寨主擺隊相迎。」

於是「噲亮亮」鑼聲響起，迎出山來。

侯振遠、童林哥兒兩個怎麼來到太湖？原來打發黃燦等走後，海川才聽老俠詳細說明。老俠侯振遠本是個心細如發的人，海川也替黃燦他們擔心：「老哥，黃燦他們去成嗎？」「你放心，只不過是拜山請鏢，沒什麼關係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張子美可搭茬兒啦：「老哥哥，不對呀，我看見徐源、邵甫他們都拿著兵刃的，要是拜山請鏢，那不就壞啦嗎？」侯老俠也是叫事多鬧的，經張老俠一說，可提醒了：「嗯，我也可能徐源他們拿著兵刃的，黃燦懂規矩，可又不敢說。事情恐怕要鬧大，眾位兄弟在杭州保護王爺，海川帶兵刃跟我辛苦一趟。飛龍家如果催咱開播，王爺作主辦理。」「老俠客只管前去，海川要聽兄長的話，不要任意而為，快走吧。」

於是，老哥倆離杭州走下來了。海川還有不明白的事：「哥哥，徐源他們是不應當帶兵刃麼？那咱們為什麼還帶兵刃呢？」「這是兩回事，你我弟兄又不是保鏢的，更不拜山請鏢，怎能不帶兵刃。」「噢，兄弟明白了。」

二人饑餐渴飲，直奔蘇州。過了寶帶橋，這顯得十分繁華。臨著太湖邊上有座大飯館，字號是「臨湖酒樓」。哥倆挑簾子進來，伙計迎過來：「爺台上樓吧，也寬敞也清靜。」哥倆一點頭，扶著扶手樓梯來到樓上。兩個人一看，真是勝友如雲，高朋滿座。靠著後樓窗有張桌子，三個座位，老俠臉衝北，海川臉衝南，把當中的座位空出來。伙計拿了兩份杯筷放好。哥倆要酒要菜，時間不大可就吃上啦。正在這個時候，聽樓下喊，「樓上看座兒。」跟著就聽「嗒嗒嗒」地上來一個人。海川一看，喝！真是鋼鑄金剛，鐵打羅漢，蕩蕩身高過丈，前胸寬背厚，虎體熊腰，一身土黃布褂子，腰裡係著牛皮帶，足足有一巴掌寬。尺二的豆包兒鞋，駱駝毛繩勒著十字絆，身後背著鑲牛皮的軟鞍，裡邊裝著八方紫金降魔杵。頭如麥鬥，黑窿窿一張大臉，濃眉插入角，剃的

青頭皮，一條大粗辮子盤在頭頂之上。一對雌雄眼，一大一小，大的睜圓了象個大雞蛋，小的一道縫，大獅子鼻頭，大嘴岔，憨憨厚厚。上了樓四下張望，舌頭一個勁地咂嘴唇，好像是餓極了。海川正瞧他，他的眼睛也正看到海川。見當中有個座位，這個大個兒毫不猶豫地就奔這兒來。伙計拿著一份杯筷，還認為是侯、童二位的朋友哪。正好把酒杯放上，伙計可又到別的桌上去了。侯老俠看海川衝著大個笑嘻嘻的，還認為是海川的朋友哪，可不能慢怠，立刻拿起酒壺斟上酒。傻大個衝著老頭兒，一呲牙，端起酒杯一仰脖就下去啦。海川心裡想：啊，原來這位是哥哥的朋友，我怎能慢怠。趕忙夾起菜來給遞過去。傻大個也一呲牙，「哼，好好。」夾起來就吃，老俠趕快斟酒，「哼，好好。」端起來就喝。老俠斟著酒心裡不高興：海川，既是你的朋友，哪兒有不給哥哥介紹的？海川夾著菜，心裡也驚扭：這個人既是哥哥的朋友，為什麼不給兄弟介紹一下？海川一賭氣，自己不吃啦，一個勁兒地給大個兒夾菜，老頭兒更沉得住氣，傻大個喝完就給斟上，時間一長海川不成啦，問：「哥哥，這是誰呀？您倒是給我介紹介紹啊！」「這位不是你的朋友嗎？我還想您也不給介紹。」「嘿，真有這種新鮮事，伙計。」

伙計趕快跑過來道：「二位爺台來了朋友，我已經告訴灶上啦，多給準備幾個菜，今天客人多，忙一點兒，說話就得。」海川這個氣：「我問你，這位是誰呀？」「喲，不是兩位的朋友嗎？」海川要急，老俠攔攔：「伙計，要的菜快給端來，再給我們添酒。」「好您哪。」伙計要走，傻大個說話啦：「小子給我來一筷子餅，一盆牛肉。」「喲，您這一筷子是多少哇？」「真混蛋，一大張一大張的擡起來，夠一筷子那麼高兒，就成啦。」侯老俠叫伙計快給要去。老俠心裡想：這大個明明是缺心眼，是個傻小子，那麼我跟海川不傻呀，為什麼他喝一盅我給斟一盅哪？看來我跟海川是傻子！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大個站起來，兩隻手一捂肚子，雌雄眼一瞪：「家住淮安府漂母河於家莊。姓於名恒號寶元，師父起的外號叫叱海金牛，小名兒叫牛兒小子。」

哥兒倆心中暗笑：「你叫牛兒小子？」「喲，老頭兒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

「不是你告訴我的嗎？」「老頭兒，我喜歡你，才告訴你，別跟旁人提，你要是跟旁人提了，牛兒小子可不疼你啦。」

「噢，你這是上哪兒？」「喲，我忘了。這可怎麼辦哪。」「別著急。慢慢地想。」傻小子想了半天道：「我去杭州打播。」海川在旁邊一聽，心裡也是樂，這是誰呀，讓傻小子去杭州打播呀。「我問你，你到那兒找誰呀？」「我哥哥，還找飯東，就不至於挨餓啦。」「你哥哥是誰呀。」傻小子樂啦：「哥哥在我兜裡揣著哪。」老哥倆一聽，傻小子怎麼把哥哥揣起來啦，傻大個伸進手去摸半天：「嘿，在這哪。」二位一瞧，是廟裡隔扇門上的銅合葉兒。「這是什麼？」「姓童。」

「噢，合葉兒，叫什麼？」傻大個站起來，隔著窗戶往外看，「壞了，這兒沒有哇。」「哪兒有？」傻小子往東邊指「外邊有，」「有什麼？」「樹林，我哥哥叫林兒。」「你哥哥叫童林。」「對了，要不我疼你哪。」老俠看童林：「海川，看來這是咱們的傻兄弟，你又添了左膀右臂！」海川很高興，拉著大個坐下，「我問你，你認識童林嗎？」「不認識，找著不就認識了嗎！」

「你是怎麼回事兒，跟我們說說。」傻小子這才細說，哥倆聽著，半聽半猜，大致也能明白。

原來海川學藝快出師之前，尚道爺、何道爺很高興能收這麼個好徒弟，將來讓他興一家武藝，尚道爺先去四川告訴大弟子，叫他們將來幫助海川。

又去揚州找二弟子，由於十幾年來，沒有離開江西，一高興就住蘇北平原一帶來了。到了淮海地界，這正是大運河的邊兒上，水旱兩路，繁華似錦，傳說本地武將出過韓信，文臣出過甘羅，孝出王祥，逆出楊耿。王祥家裡窮，冬天母親有病想吃魚，他脫了衣服到冰上臥著，冰化了釣上一條鯉魚給母親吃。楊耿傳說是個不孝順的人，父親死了逼著母親改嫁。甘羅十二歲為秦國上卿，游說張唐。韓信三歲喪父，七歲喪母，十二歲淮河釣魚，乞食於漂母，受辱於胯下，在楚國三年執戟郎，未能升官，後來金台拜帥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智取大散關，三載亡秦，五年滅楚，成為歷史名將。他官居淮陰侯，衣錦還鄉，備千金之禮，贈送漂母，誰知漂母已亡，就在漂母河岸，修建漂母祠以示紀念之意。有賢士書下《漂母吟》刻於石上：「一飯千金漂母功，二賢書劍逞英雄。三天際會君王寵，四海稱王漢沛公。五方旌旗人馬動，六韜三略破重瞳，七旬亞父風塵避，八千子弟喪江東，九里山前排絕陣，十大功勞一場空。」老仙長來到漂母祠觀賞一番。由於年久失修，已然垣塌牆壞了，從祠裡出來，到山門切近，自己點頭贊歎，功名如土，富貴如浮雲哪！

猛然間，漂母河中，水開鍋一樣，白亮亮的河水翻起一人多高。老仙長藏在樹後要看個究竟。等水落下去一看哪，喝，一個大漢圓睜雌雄二目，身上一絲不掛，只當中圍著一塊破布，天生來的高水性，在這麼深的河水裡，從小腹往上都露著，晃悠悠地踩著水上岸啦，左右掖下夾著兩條大活魚，頭尾亂動，每條足有五斤多重。這個猛漢上了岸，來到山門前，先摔一條，照著石階上叭喳一下給摔死啦。然後再摔那一條，照樣摔死。「小子，不鬧了吧，這就吃你們。」猛漢伸手抄起魚來，一張大嘴，一口把魚頭就咬下半個來。

喀吧喀吧嚼著就吃，一會兒工夫，兩條大魚落入肚兒啦。傻小子站起來，伸伸懶腰，就在影壁後面蔭涼的地方，躺下就睡。老仙長看著納悶：這傻小子吃了生魚就睡覺，也不怕得病，我看他到底什麼時候醒。喝，這大個打起呼來，咪嚶咪嚶，廟外邊聽得見。老仙長來到廟外的大樹下，坐在石頭上閉目養神，就聽有腳步聲傳來。老人家抬頭一看，來了兩個老人，老仙長站起來，「無量佛，兩位老檀越歇一會兒吧。」「啊呵，道爺，您快坐，我們一天到晚，都到這漂母祠來坐著，這不，我們老哥倆又來啦，可巧碰上您啦，坐吧坐吧。」三位都坐下啦。那位老人問：「這是從哪兒來呀？」「無量佛，貧道雲遊四海，到處為家。兩位檀越說話聲音小一點，廟裡還有一位睡覺的呢，」

「噢，您說的是那個傻孩子吧，這您放心，不用說聊天，您在這放炮他也聽不見，這孩子不餓急了不知道醒，醒了就得下河撈魚吃，這就叫窮吃火化食。」

街坊們看著怪可憐的，可又沒法管他吃啊！」兩個老頭說著都歎息，老仙長念了聲佛：「二位老檀越，這孩子是怎麼回事？」「老仙長您不知道，這孩子是我們漂母河於家莊的人，姓於名恒號寶元，小名叫牛兒小子。他父母為人忠厚，在本村數得上的善良人，只有本村的一門表親，這傻孩子有兩個表弟，前幾年因為惹了禍都逃走了，生死也沒有消息。前年當地鬧瘟疫，他爹娘相繼死去，這孩子可就受了罪了。雖說皮粗肉厚不愛得病，可缺心眼啊。本來家裡就沒什麼，這一來就一貧如洗啦，街坊也好，孀子大娘也好，誰能看著孩子挨餓，總要把孩子叫到家吃頓飯。可這孩子不管到誰家一吃，第二次就不敢找他啦！」「無量佛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「嗨，道爺，您哪知道，他到人家時，半斤一個的大饅頭，必須二十五個，少了不行。您說誰管得起？」另一個老頭接茬啦：「道爺，您別看沒人管飯，老天餓不死瞎眼雀。有回我遠遠看他下河啦，下去就上不來啦，我想別讓孩子淹死啊，我到這來看著，要不成，好叫人撈他。哪知道這傻孩子天生來大水性，能在水裡待上一天。他抱上兩條大魚來，在這階石摔死全吃啦，吃完了就在影壁後邊睡啦。也不管五黃六月，也不管寒冬臘月，冬天他就砸開冰撈魚，吃完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吃。他也不得病，而且力氣特別大，我們村裡張家財主兩頭大青牛都拉不過他一個哪！」老劍客一聽，自己心裡主意打定：「無量佛，老檀越，貧道出家人，應該以慈悲為本，我要管他一頓飯吃。」老頭兒一聽：「道爺是佛心人，那好辦，西村口路北有飯館，您上那買饅頭去，二十五個准飽。」

尚道爺果然來到飯館，拿出錢來買了二十五個，叫飯館伙計給找了一個大破筐，十幾斤哪，裝好了提到漂母祠，先藏在大殿裡，直等到天快黑啦，傻小子才起來。晃悠悠剛要走，老劍客過來：「無量佛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傻小子告訴尚道爺。尚道爺道：「我收你當徒弟，讓你學些本領行嗎？」「那好吧。」從此老仙長教給猛英雄金剛八式掌，八法神杵，又給他渾身過操，練金鍾罩鐵布衫，刀槍不入的硬功夫。

書要簡短，二年多的光景，猛英雄功夫也出來啦，吃得也足啦，老仙長給他抓招飲招，都是給餓出來的。師父現在給於恒也換了土黃布的衣服，傻小子真有樣兒。「徒兒，「為師給你起個外號叫叱海金牛。」「小名哪？」

「小名還叫牛兒小子。」「記住啦。」「為師要走啦。」於恒見師父走了，趴下大哭不止。這傻小子，不傻裝傻，不楞裝楞，

揣起明白，往外使糊塗。

他捨不得師傅走。老人家回臥虎山不久，打發海川回家。然後把收於恒的事情都跟何爺說了。老哥倆一商量，頭件事把收海川、於恒的事要稟告師父，還有師兄師弟們；二件事暗中看看海川為人；三件事要設法叫於恒找師兄幫助立門戶。海川打雷春、探家宅、困京師、鬧王府、丟國寶，這大半年的事情，尚老劍客爺全知道。海川下山東，還有杭州打播的事情老仙長也都探明白。他打了一條降魔杵，重六十二斤，做了個皮鞘，才來到漂母祠，猛英雄一看高興：「師父，想死徒兒啦。」爬地下就磕頭。老仙長拉他起來道：「我給你做了一身衣服你穿上。」於恒在河裡邊洗了澡，從頭上至腳下一堂兒新，扣上皮帶、背上杵，還真威風。「師父給你路費，你去杭州金龍鏢局找你師哥童林童海川打播去，幫助他興一家武術。」說著，掏出一大包銀子來：「帶起來當路費。」猛英雄帶好，就直奔杭州而來。誰想到在「臨湖酒樓」碰上童林。

老俠侯振遠很高興：「海川，你又添了一條好膀臂，可喜可賀。」海川一聽很高興：「師弟，你先別去杭州啦，先到太湖辦點事兒。」「行啊，反正不離開你們啦。」

三個人直奔囊林莊，來到湖邊，侯振遠問水手：「哪裡有獅子寨的船哪？」

過來幾只小船。「這位老英雄，您有事嗎？」「在下杭州金龍鏢局黃燦的教師，山東侯振遠帶好友童海川前來會見孟大寨主，煩勞將我們渡進獅子寨。」

「老俠客爺們請上船吧。」哥仨上了船，早有小船飛也似地提前去大寨報告。

小船漂搖搖奔大寨而來。海川知道自己和侯老俠都不會水，看看傻兄弟，他叫吐海金牛，一定會水，可這水性到底有多大呢？也不能問，這浩渺無邊，深不見底的太湖，傻兄弟能成嗎？這時候已經到了湖心，浪顯得更大啦，從鍾山獅子寨裡邊，「噲亮亮」的一陣鑼響，出來大小戰船四十多只。老俠侯振遠沾著鬚鬚，注意往山裡聽，影綽綽聽到裡邊的喊聲，估計是徐源他們，老人家放了心。現在一看這些船，二龍出水式，當中一隻大船旗幟招展，船頭上站著小寨主水上漂劉成、一文錢不沉底劉順。「哪位是侯老俠，請上大船吧。」他們的船距離侯童二位足有兩丈四尺遠。哥倆明白，這是誠心試探他們，海川往下矮身，氣貫丹田，抱元守一，腳尖一點船板，唰一綽輕煙飛身登上大船。劉成、劉順一瞧，喝，好俊的功夫。老俠一按劍把，用左手一擦長衫，眉頭微晃，銀髯一飄，唰的一下也上了大船。傻小子可急啦，「咳！閃開了！看我的！」「噲」，一下子掉在湖裡。海川的心，「噉」的一下就到嗓子眼兒啦。壞啦，兄弟不懂深淺，自己又救不了。劉成、劉順是行家，他們倆一看，水皮兒上一溜水泡兒，隨起隨滅，直奔大船而來。哎喲！

這是江豬浮水，不是一般人所能練得了的，看來這個傻大個會躡會跳，好厲害！到了大船切近，嘩！水花四起，傻小子都快站在水皮兒上啦，又露了一手高的。劉成、劉順心裡明白，這大個兒的水性太大啦。傻小子咧著大嘴樂哪，只見他左胳膊夾著一條大魚，足有七八斤。猛英雄一揚右手扣住船舷，嘩！整個的人上了大船：「老頭哥哥，你吃魚嗎？」「愚兄不吃，先放到水裡去。」傻小子把魚一扔，嘩！魚立刻跑掉。「老頭哥哥，要想吃魚的時候，我還給你撈哪。」劉成一抱拳：「在下劉成奉大寨主之命前來迎接。」老俠拱手：「有勞有勞。」傻小子一身的水，他也不在乎。來到船塢下船，順山道往上來，到三道寨門。五家寨主，孟少伯、彭萬里、袁德亮、何耀山、韓大壽以及小寨主崔美、郝東天一個個趾高氣揚。孟少伯抱腕當胸：「老俠客光臨敝山，恕過孟恩等未曾遠迎，當面請罪。」老俠還禮：「您是孟大寨主，侯廷與兄弟童林、於恒，來到貴寶山，請寨主原諒。」「老俠客說得哪裡話，此處非講話之地，大廳待茶。」一直往裡讓，來到大廳前，徐源、邵甫、黃燦三個人給捆在那裡，十分狼狽，低頭不語。侯老俠往裡走進了大廳，海川一看迎面有十二扇圍屏，圍屏前有張長條桌子，桌子後有一把全牛皮蒙著的金交椅，兩邊都有椅子。孟恩伸手讓座位：「侯老俠請居中落坐。」這可是綠林中的規矩，你真要往這椅子上坐，就認你謀奪山寨，人家就要跟你動手較量勝負，不提你是屬於不知規矩的。當中這個座位，除去本山大寨主以外誰也不准坐。侯振遠閱歷宏富，怎能不懂？他一擺手：「大寨主，我們還是便座相談吧。」「哈哈，看好座位。」上首賓位三個座兒，下首五個座兒。哥仨坐好，獻上茶來，老哥倆也不喝。「大寨主，老夫年近八旬，早已在家中閉門思過啦，對於江湖中的朋友，很長時間不通往來。這次由於弟子黃燦在杭州主播，才抽暇來到江南，對於鏢行規矩，老夫不太知情。據我弟子黃燦說，貴山劫了他的鏢，因此命徐源、邵甫陪他前來拜山。可他弟兄來到寶山，被寨主擒住，押在階下，不知所因何故？」「老俠客有所不知，綠林有規矩，既然拜山請鏢，就該寸鐵不帶，少俠客手持利刃，有違綠林之規，因此將他們拿下。」老俠點頭道：「看來是老夫教導不嚴，還請眾位寨主包涵。」「老俠客既然前來賠禮，我們也不能過為己甚。來人哪，請黃鏢主與兩位少俠客進廳吧。」徐源、邵甫、黃燦低頭進來，跪在侯老俠的面前：「弟子等有辱師門，請師父責備。」老人家蠶眉微皺，虎目含嗔：「徐源大膽，怎敢帶利刃前來，破壞綠林山規？本應按山規治罪，寨主寬宏饒恕你等，還不謝過。」三個人臉一紅，站起身來，衝著五家寨主作揖：「謝過五家寨主。」

哥仨往身後站。老俠抱拳：「眾位寨主高抬貴手，老夫銘之肺腑，這鏢銀之事，還請賞下。」鎮東俠實在是因為杭州播台，意思是給了鏢銀，息事寧人，好回去對付播台去。可童海川就不然啦，他想這個：徐源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，可自己輩份高，在這種時候，我不能給晚輩遮風擋雨，叫晚輩看不起。

海川伸手一攔：「哥哥，我有兩句話說。」老人家一看海川的臉色就明白啦，由於他三個姪子受委屈，心裡有些不痛快。「賢弟，家裡很多事需要你我弟兄料理，你是知道的。」海川對老俠的話置若罔聞，對孟恩道：「大寨主，愚下有兩句話說，不知當問不當問？」

孟恩他們知道，這個鄉下人既然和侯振遠在一起，一定有功夫，與虎同眠，焉有善獸，與鳳同飛，必是俊鳥，可他衣不驚人，貌不壓眾，孟恩他們根本看不起：「閣下是哪位？」「在下家住直隸省京南霸州童家村，姓童名林表字海川。請問寨主一件事。金龍鏢局保著鏢在您的治下路過，可曾犯了什麼綠林規矩嗎？」海川問這話和老俠侯廷是一個心思，不過侯老俠不願再多鬧事啦，一來有杭州播，二來他們是鐵善寺的弟子，說真心話，有點不敢惹人家。現在海川問出來啦，那叫禍到臨頭須放膽，任恁海川啦。老俠還有個想法，自己是過來人，可以忍氣，童林剛出世，畏首畏尾，前怕狼後怕虎怎能成名？所以老俠就不攔啦。這句話把孟恩給問住啦，「啊，朋友，此事乃四寨主袁德亮所為，四弟，你給說說。」前者咱們交待過了，張雄並沒犯規矩，袁德亮一撇嘴，一陣冷笑：「哈哈，姓童的你多管閒事，他們犯不犯規矩我管不著，姓袁的想劫就劫，這是四太爺的脾氣，你何必多出一口氣呢？」童林仰天狂笑：「嘿嘿嘿，姓袁的你是身具衣冠的人，而絕非披毛帶角的畜生！綠林規矩，只有我們遵守，我們破壞就要賠禮拜山，你們就可以狂妄胡行，妄自尊大，你們無故劫鏢，實屬挑釁！你們也應該給黃燦磕頭賠禮。不然姓童的要教訓你。」袁德亮一聽，三神暴跳，五陵豪氣騰空。哇呀呀，怪叫如雷：「好你個鄉下人，有何德能之處，敢在我鍾山獅子寨如此撒野。」「哼，小小的賊巢匪窟，你們也不過是狗仗人勢。」袁德亮一顫紅纓槍：「姓童的你過來。」海川剛要往前走，敢情有人過去啦，正是猛英雄於恒。

您記住這個牛兒小子，他是真傻，可有時候不傻，要聰明勁來了，比誰都聰明。今天這事，您要讓他說他是說不了，可是他全知道，徐源、邵甫、黃燦，他也知道是他的晚輩，叫人欺負啦，自己哪能不管？所以他就過來：「好小子，你真橫啊，敢欺負我老牛的三個姪子，給他們都氣哭啦，老牛焉能饒你？宰了你，好讓我仨個姪子痛快痛快。」說著一伸手，喇——把三十二斤的八楞紫金降魔杵亮將出來，雙手一攥攏把，雌雄眼兒一眯縫：「來吧，小子。」鏡裡蘭花崔美一顫槍，飛身形蹩過來：「猛漢，通名受死。」「淮安府漂母河於家莊，姓於名恒號寶元，師父起的外號吐海金牛。」崔美一顫槍，「撲嚙」，奔於恒胸前便紮。猛英雄一隻眼睛瞪圓，紋絲不動。崔美認他缺心眼兒，陰陽把加勁紮，眼看一槍到啦，傻小子高聲一喊：「再來點兒吧。」隨著右手杵猛的往起一杵，崔美的槍脫手而飛：「啊！」傻小子「喚虎出洞」，寶杵對準崔美的胸前，撲哧——從前心直透後心，脊背都露出尖兒。隨後於恒一抬腿，一尺二的大腳丫兒，照崔美身上一蹬，「撲嚙」，崔美死屍出去一溜滾兒，血「喇」的一下就流出來了，大

廳前一陣大亂。

猛英雄往這兒一站：「還有誰快過來，晚了你就追不上美小子啦，孤零零的多叫人心疼哪，快點搭個伴，有說有笑的省得悶得慌。」井底金蟬郝東天提刀蹦過來：「猛漢，你拿命來。」於恒也學他的話：「猛漢你拿命來。」

郝東天刀走纏頭裹腦，斜肩帶背就劈。猛英雄一掄杵：「再來點」，往上一擦郝東天的刀，嚓楞楞脫手而飛，虎口震裂，嚇得抹頭就跑。猛英雄一奮神威：「好東西。」金剛亮背，降魔杵腦後摘筋，「叭喳」，萬朵桃花開，腦漿迸裂。大廳前又一陣大亂。孟恩傳話，把兩具屍體拉到一旁。孟恩用眼睛看了袁德亮一眼。那意思說，禍可是你惹的，解鈴還須係鈴人。袁德亮也是惱羞成怒，一顛槍就過來啦。海川怕兄弟有閃失，包袱皮打開往腰裡一圍，雙手分鉞，墊步擰腰，飛身過來：「兄弟，回去。」於恒沒敢說話，退了回來，袁德亮惡狠狠摔桿兒一槍，紮前胸掛兩肋，霸王摔槍式。海川上左步，右手一壓袁德亮的前把，左手鉞「麒麟吐書」，對準袁德亮前胸就來啦。他抽槍一橫，往外一掛，海川右手腕隨著往裡進招，腳踏中空，「白馬卷蹄」，從他小腹往上挑，大鉞尖子從小肚子紮進去，往上滑，好麼！大開膛，袁德亮死屍栽倒。這時候並肋大蟒韓大壽，從後邊躡身過來，給海川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海川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聽風辨物，右腳尖兒當軸兒，溜溜一轉身兒，左腳划過來，左手鉞使了一招「巧摘天邊月」，又名「金猴戲月」，鉞尖子正紮在韓大壽右邊太陽穴上，紮進去用力一擰，「嘎吧」，額骨就給揭啦！韓大壽一聲慘叫，死屍栽倒。老俠侯振遠高聲喊：「賢弟！適可而止吧。」海川分雙鉞，在大廳前一發威。那意思，要是哥不攔著，我給他來個疥癬藥——一掃光。海川威震獅子寨，給徐源、黃燦出了氣，可也給自己惹下大禍。孟恩立刻走過來，給侯老俠作揖：「老俠客，童師父殺了我兩位師弟，以後再請我師父見您二位賠禮，今天之事，算我弟兄甘敗下風，來呀，備船隻把鏢銀送到棗林莊，排齊隊伍恭送侯老俠、童師父出山。」噲亮亮鑼聲響起。二百名兵相站在大廳前。侯振遠抱拳：「孟大寨主，我弟兄謝謝了，改日再會。」來到船塢上船，一篙支到了棗林莊，鏢車下船，這才告辭。孟恩等回山埋屍體散山，然後回鐵善寺報告兩位方丈，跟侯廷、童林為仇做對不題。

這時候張雄帶著槍，張二哥以及鏢師伙計從杭州趕到，還有長順魁的劉先生。把鏢銀查點一下，並不缺少，原班人奔山東走啦。爺六個才回轉杭州，難得的是牛兒小子連衣服都不換。進鏢局往客廳來，王爺他們全在，大傢伙過來給王爺行禮，王爺答禮，看著傻小子夠意思，海川忙拉於恒到王爺面前，把收於恒的經過全說了。王三虎進來：「稟報老爺子眾位爺，飛龍鏢白亮求見。」侯振遠一聽，心裡有些不高興，我剛到杭州，他們就來人了，叫他進來。時間不大白亮進來：「給侯老俠客爺請安，小子這兒有封信，請您觀看。」

說著，從懷裡掏出一封信來遞給侯老俠，老人家把信打開，上寫道：「振遠老俠如晤，兩次呈書，未得回音，探知閣下因公外出，今日洞悉閣下回廬，故此來信，仍請明日開播，得見廬山真面，以慰平生渴念，年月日。秋田頓首。」老俠看完，請王爺看，大家傳看一遍。老俠叫黃燦取來紙筆，自己要寫回信。這時候張子美來到切近，用手一捂紙：「哥哥是要寫信嗎？」老俠點頭：「不錯。」「您寫信是要開播嗎？」「正是啊。」張老俠回過頭來道：「黃燦賢姪，你派人把白亮陪到外面款待。」黃燦馬上叫王三虎同白亮到前邊去了，侯俠忙問張鼎：「賢弟你意如何？」「哥哥，前幾天秋老俠就到了，已經來了兩次信，約請開播，小弟徵得王爺同意都回絕啦，今兄長剛剛回到杭州，坐未安席，書信就到，看來是急於開播，請問哥哥，憑您的掌中劍能勝秋老俠嗎？」老俠微然一笑：「賢弟也是武林中的人物，武術練到老學到老，蓋棺方能論定，勝與不勝，無法預料哇。」「老哥哥，您與北俠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誰勝誰負不能決定，可負者即將一世英名付於流水，豈不可惜？再說頭次主播就是你我，現在還是你我，叫北俠秋田藐視我弟兄沒有朋友。」老俠連連搖頭：「賢弟，王爺在這裡，為海川的事，我可以請朋友。為了播台的事，我不敢請朋友。賢弟是明白愚兄的。」「哥哥，小弟提出請人，也並不希望人家拔刀相助，只是您和北俠都不能輸，為什麼不請出個朋友，從中斡旋，言歸於好呢？」王爺聽到這裡答話啦：「振遠老俠客，子美老英雄的話是對的，多請幾位武林高士，叫海川也多交幾位朋友嘛。」侯振遠點頭：「王爺也樂意請人，賢弟想請誰呀？」「小弟提起兩位朋友，一位居住在常州府北門裡姓苗名澤字潤雨，掌中一口紅毛寶刀，天罡刀三十六路，人稱賽兒飛行俠，另一位是揚州鈔關街玉頂九龍觀觀主，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空，掌中巨闕寶劍，鍾馗五式劍法，這二位都是武林豪俠，可以給兩造說和。萬一不成，天罡刀也可以對對天罡劍，南崑崙也可以對付北崑崙嗎？」老俠心裡明白：要請別位還可以說和，這兩位來恐怕更是火上澆油！不過不能辜負子美老弟的好意：「賢弟，常州苗澤是我和你二哥的好友，可以讓你二哥拿著我的信去。只是司馬道爺必須劣兄親往的。」「不必，小弟和他是要好的朋友，鏢局子由哥哥奉陪王爺坐鎮，讓海川代表您就可以啦。」「賢弟多受累，海川替哥哥辛苦一趟吧。」童林抱拳：「小弟當得效勞。」孔秀過來，「師伯師父，弟子的教師也在揚州龍泉寺居住，徒兒想去探望可以嗎？」「這可以去。」結果商定，由侯二俠去常州，張老俠和海川帶孔秀、王三虎去揚州，叫黃燦告白亮，叫他回去，何時開播派人去飛龍鏢局送信。

次日清晨，兩路分兵，路途差不離，揚州稍遠，爺兒四個行船過渡，直往揚州而來。等進了揚州城，在東關找了個店房，字號叫興隆店，伙計給帶到跨院。爺幾個擦臉漱口喝茶吃飯，把飯吃完。張老俠叫伙計給鎖好門，四位直奔鈔關街。這條街最繁華，人煙稠密，做買做賣，熙熙攘攘。不遠的路北有座大廟，三座山門，門前有兩棵大旗桿，兩面紅旗黃穗兒，孔秀告訴師父，神手東方朔陶潤陶少仙就在廟里居住，海川點頭。再往前走不遠，到了玉頂九龍觀。這座老道廟，前後足有七層大殿，東西跨院，三座朱紅廟門，正藍額金字：「敕建玉頂九龍觀」。角門開著，張子美用手拍著門扇，時間不大，出來一個道童，認得張老俠：「無量佛，這不是瓜州張師叔嗎！弟子稽首。」張老俠還禮：「賢姪，你師傅可在廟中？」「師叔，我師父這幾天可忙啦，因為從廣東來了幾位棋友，咱們揚州城的幾位高手，隨我師父每天賽棋。我師父幾天不在觀中，您請進來吧。」張老俠沉吟一下：「你師父他們在哪裡下棋？」「每天都在御花園暖閣，從早晨起來，一直下到很晚。」

「這樣吧，你師父什麼時候回來，你告訴他，我同著朋友來看他。請他在觀中暫留鶴駕，我一定前來拜會。明天我們去鬆蘿鎮訪他。」「無量佛，小姪遵命，」爺四個回來了。

到店裡，伙計開門，泡茶。海川才細問：「哥哥，這兒怎麼還有御花園哪？」「賢弟，我也是聽司馬道兄說的，揚州西北十八里地，有個鬆蘿鎮，是個小鎮甸，這個地方正處在三岔河口，是邗江、大運河和高郵湖三水交界，水網交錯，風景宜人。這鎮上在順治年間出了個大官，家資巨萬，這樣他把家裡修的好極啦。不過美中不足，他膝下無子，一共四門本家，和他都一邊遠。當他死去的時候，哪一位想獨吞財產都不行，這四門就在揚州經官判斷，當地官員也想染指。這一來就無法完結啦，四門的人除去種地、抽出人來打官司，年復一年，足足打了有二十年。從揚州來了一位姓陳的官長，很賢明，把這筆財產，經官准修公益事業，拿出部分錢來，把他們的四門本家遷往泰州，這筆錢用在鬆蘿鎮上。把大官的家，擴大建成一個大花園，真山真水，成了方圓幾百里的避暑勝地，由官府直接掌管，富餘了錢就擴建。已經二十多年，老百姓認為這個花園比皇上家的花園都好，所以管他叫御花園。實際上叫陳家花園。」

一夜無話不題。次日清晨，爺四個離開揚州直奔鬆蘿鎮而來，水路裡彩蓮畫舫，笙歌悅耳，早路上車馬轎絡繹不絕，都奔御花園而來。等了大半天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天到下午，西北可就上天氣啦，大塊兒的黑雲，把太陽遮住。一會兒的功夫，浙浙瀝瀝的小雨，刷刷刷就下上啦。他們爺四個耐心地等待，由於下雨陰天，風暖閣都掌了燈啦。這時伙計也就過來啦：「爺兒們還喝嗎？我再給您續些水吧。」張老俠搖搖頭：「我們不喝啦，今天的雨停不了啦吧？」「您想能總下雨，今天停不了啦。」張老俠叫伙計算了茶飯帳，然後又給了小費，伙計道謝：「爺台趁著雨小啦，趕快回尊府吧。」爺四個出了風暖閣，海川用右手的袖子遮雨，左手提著粗布大褂兒走在前頭，張老俠用自己的大扇子遮雨，在後邊跟著，孔秀、三虎緊跟後邊。

咱們交待過啦，在御花園內有碎石子鋪的道，年來還好走。但也要瞧著點兒。張老俠認為海川記得道兒，沒想到走來走去拐彎兒抹角兒跑到北門了。

海川一看不像是來時候的門，問：「老哥哥，這是哪個門兒？」張老俠一看：「咳，我總認為你知道哪，原來你不認道兒。」孔秀一瞧：「唔呀，師父您把我們領到後門兒來了。」「是啊，這是北門兒。這可就遠了五里多路啦，出去吧。」等出了御花園，道路泥泞難行，因為張老俠穿厚底福字履就更不好走啦，轉到御花園的東北角兒，這是曠野荒郊，大片大片的樹林，這時候來了一陣較大的雨。「壞啦，咱們要挨淋。」「唔呀，師父，北邊有座廟，我們到那旮旯裡避一避吧。」孔秀頭前帶路，出去有二里來地，果然有座大廟。爺四個一看，這座廟兩殿，有西跨院兒，鷹不落的長牆，山門角門都關著。張老俠問孔秀：「賢姪，你看看是和尚廟老道廟哇？」「師伯，這座廟叫飛龍觀，是個老道廟。」海川上前去拍打角門兒，時間不大，裡邊有人問：「誰叫門哪？」「我們是過路的，因為落雨，請道長行個方便吧。」咣啷一響，門分左右，兩個小道童，都在十六七歲，一個手提牛角兒燈，一個打著雨傘。「無量佛，幾位檀越請啦。」海川抱拳：「小仙長，我們從御花園來，走錯了道路，又值下雨，想要在貴觀打攪可以嗎？」「檀越貴姓？」「在下童林，」「噢，童檀越，請稍候。」依然把門關好，時間不大兩人出來：「無量佛，我家觀主，身體不適，不能出迎，幾位檀越裡邊請吧。」角門關好，穿過頭層殿，來到東配殿。接火種打著了火點好燈。海川一看靠北邊是個暗間，樺木隔扇，迎面几案八仙桌，椅凳全有。爺兒四個坐下，擦臉嗽口，海川問道童：「小仙長，你們觀裡有吃的麼？」「有是有，都是素菜。」「有酒嗎？」「酒是上供用的素酒。」「行，給我們預備點，一定多給香資。」

「您候一候吧。」兩個小道童全走啦。這時候，雨也不下了。

一會兒道童們進來，把桌子往前搭，四面放好坐位，擺上四盤素菜，一盤芝麻醬拌粉皮，一大盤炒雞蛋，一盤老淹雞子，一盤花生米，兩大盤饅頭，一小鍋米粥，一個茶壺大小的黃沙酒壺，四個黃沙碗，四份竹筷。道童們走啦，爺兒四個放座。張老俠正面居中，海川上首，孔秀和師父坐對門，王三虎坐著靠門口。孔秀把手巾找出來把四個碗都擦了擦，斟上四碗酒，送到每個人的面前：「唔呀，師大爺，師父，王三哥，我們喝口酒解解乏，真有一點累啦。」說著端碗就喝。張老俠伸右手一按孔秀的胳膊：「賢姪，你先別喝，這酒有毛病。」「唔呀，師大爺，看來這座廟是黑道上的，定有賊人在此隱藏！」